

《深夜食堂》

談 國族料理精神

在芸芸一眾日本治愈系作品中，《深夜食堂》可說是集大成的傑作，而且於亞洲區內更廣受歡迎，成為近年著名及出色的文化輸出產物。電影版於1月31日正式在日本作全國公映，台灣及香港也分別於四月及五月發行上映，當中的物語構成，我認為正好可進一步檢視背後的日本國族料理精神所在。

電影版的《深夜食堂》，當中的編排有精心佈局的考慮，很值得細加分析。電影分成三個段落，一如慣常是以「料理名稱」為分目。先後次序是：〈拿破崙意粉〉(Napoleon)、〈山藥飯〉及〈咖喱飯〉——背後的藍圖是西洋料理、鄉土料理以及和風洋食的結合變奏。當中除了條分縷析地勾勒出日本料理藍圖面貌，更重要的是與相連的劇情緊扣，從而帶出創作團隊借料理道出人生的看法來。

文：湯禎兆



日本料理的系統

首先，要了解《深夜食堂》，必須明白它背後的擬家族關係（可參看 <http://dajia.qq.com/blog/433679044872188>），而擬家族的工程，與整個日本料理的發展進程又有息息相關的連繫。Katarzyna Cwiertka《飲食、權力與國族認同——當代日本料理的形成》(Modern Japanese Cuisine: Food, Power and National Identity)中早已指出，現代日本人口味趨向同質化的發展，其中一大原因正是家庭餐食的革新所致。踏入二十世紀，家庭意識形態重集中在配偶身上，而非傳統的直系親屬。隨着經濟發展及家庭結構轉型，一方面傳統上因為只有長子繼承家業的習尚，令到地方上大量的次子及三子湧到都市打天下；而都市亦因為高度發展而令他們有機會晉身為新中產階級，於是逐步朝每晚作「封閉式團聚」式的方向發展，即家庭成員共聚一起同堂共食（反過來傳統日本家庭中的男女老少習慣上不會一起吃飯，因為當中的差別反映出各人在家中的地位）。進入上世紀七十年代後，以上提及的新中產階級又進入家庭崩壞的年代，男的只顧打高爾夫球，女的成為心理不平衡的「教育媽媽」，孩子不斷被補習摧殘，因反抗而生出往後的援交或是蘭居族等問題，簡言之就是「家庭聚餐」的概念已全面崩潰，而這正是《深夜食堂》的前設社會背景。

所以食堂內的擬家族關係，是透過虛擬的同桌共食氛圍而進行，因為在食桌上，大家均可以輕鬆自然地熱議他人的私事，而這在其他的日常環境中，往往被視為極不禮貌的處事行徑，原因只不過因為把各人幻想成自己的家族成員而已。但與此同時，《深夜食堂》的創作團隊一直深明城鄉所牽引出的

人心同異，所以在《深夜食堂》作為象徵的食物光譜上，一方面重視已成為大眾共同口味的均質化料理（取其人心的同流感），但也用心留意各方的差異（電影版提及的山藥飯，便強調為新潟縣的地方口味）。這也正是Katarzyna Cwiertka 剖析當代日本料理中的核心精神所在，一是建構口味均質化的普及模式，以「日本—西方—中國」的文化三角描繪，作為日本專業烹飪及家庭烹飪中的規範性架構；二是將某些區域性料理推廣至全國，建立「傳統」料理名單，無論在高檔次或是庶民化層次都可以展現出來。此所以在《深夜食堂》凝聚的食客，一方面他/她們自屬當代都市下的「次子」、「三子」，既具備均質化的都市味蕾，所以溝通上從無隔閡如魚得水；但每次當有鄉土元素引入（如某人來到東京後所遇上的問題），又保留了地方獨特的刺激條件（以鄉土料理作為隱喻），令到作品一直保持生命活力。

電影版中的隱喻

電影版對三種料理的定位及挪用，明顯有其計策及盤算在內。高岡早紀在〈拿破崙意粉〉中飾演的川島，是一名小三，因依傍離世頓失一切，在食堂中偶遇小職員西田，於是火速搭上。可是後來因為知悉遺囑中有自己一份，立即又回復拜金女的面貌，把西田甩掉後更成為食堂一帶的高利貸女王。當中的「西洋」即使不視之為一種負面的根性，顯然也代表了一種生活於當代都市下的現實市儈心態。導演把連食的基本挪移至人情關係上，川島和西田在食堂內火速搭上，然後立即同居，接着以秒速分手作結——一切都是食堂內眾人仍未接受關係轉變前已進入另一階段，而最後的高利貸女王形象更是極速變身的終極體現。

第二段〈山藥飯〉乃典型的由鄉入城故事，栗山（多部未華子）因逃避故鄉中的男人糾纏，以及想在都市自食其力，於是向東主（小林薰）承認吃霸王餐道歉後再展開新生活。山藥飯作為家族料理的象徵牽連，也正是栗山人性

本質善良樸實的體現，透過重拾鄉土家族料理的風味，於《深夜食堂》的既定邏輯中，從來都是用以提醒由鄉入城的一眾「浪子」不要迷失自我的方程式，而〈山藥飯〉也不例外。

第三段〈咖喱飯〉，更融入時局動盪下的日本311海嘯背景。謙三（筒井道隆）是跟蹤狂(Stalker)的原型變奏角色。他來自311地震後的災區，他經歷喪妻之痛，在義工杉田（菊池亞希子）的照顧下，逐漸尋回生存意慾，於是毅然上東京死纏杉田，希望她可以應允下嫁。杉田也非無辜的受害者，當初去做義工不過為解情傷，並非真的有其甚高尚偉大的情操。面對謙三的糾纏，她也難以承受良心的譴責——當初「利用」災民來解情傷，但對方萌生愛意後，自己便一走了之逃避了事。在近乎國民料理地位的和風洋食咖喱飯上，如果循導演的思路切入，當中正好反映出如何消化以「私利」為先的西洋精神，從而結合日本風土後轉化出適當的料理人生況味。電影中以謙三回鄉，杉田決定重新肩負義工角色，且相約在災區以咖喱飯為憑依再相見。一切已清楚表明創作人的用心，料理正如人生，可以學習優化，唯不斷調節，才可提升口味，對人對己也如是。人生每一天均要吃飯，也是不斷推動個人成長的基本原動力。



影音館

文：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楊友菊

成長即是成功 《我是路人甲》

早前，爾冬陞帶着《我是路人甲》來濟南進行點映，電影還未公映就因梁朝偉《聽見流星的聲音》一文而走紅。

影片以東北小伙子萬國鵬懵懵懂懂「闖」入橫店開始。橫店由一個小小的村鎮突圍成一個影視基地，1996年成立以來已經成為1,500部影視劇的拍攝地，而萬國鵬毛頭小子的身份便使影片開頭呈現出新奇、輕鬆、幽默的基調。他帶觀眾走進一部部影視劇的拍攝背後——原來「橫漂」都要辦「演員證」，原來在路上當行人是不能說話的，原來被「炸飛」的人是充氣墊彈起來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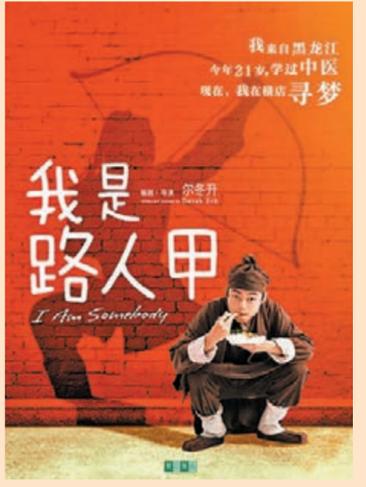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隨着萬國鵬的深入挖掘，拍戲的心酸和痛苦自然也暴露出來，影片基調變得沉重。一位路人甲對着古天樂的海報連開三槍，放言：「等你老了，影壇就是我的了。」可是，在拍戲的時候他卻永遠躲在一

邊睡覺。熬了那麼多年的凱哥為了一個大臣的角色放棄了妻兒，卻落得被辭退、最後發瘋的結局。一位路人甲不甘心永遠默默無聞，有人坐着吃，他就不願蹲着吃，並說：「我不是群眾，我是演員。」王婷受不了那種永遠看不到出路的日子而離開萬國鵬，但萬國鵬說：「我們是一群不是演員的演員。」

當然，影片呈現給我們的不只有失落和苦痛，更有溫暖和力量。有些路人甲抱着「只要肯幹，就一定餓不死」的念頭生存着；經歷過煤礦塌方事故、從黑暗中重獲光明的單培軍，自知長得醜，但依舊認真演好每一個角色，他說：「長得不好就要把戲演好，書讀得不多就要把事做好。」也有人說：「只要肯上進，以後我也可以告訴兒子，你爸當年也上過電視。」

有人說，世間只有一種英雄主義，那就是認清現實之後依然熱愛生活。我覺得，這就是所謂希望，年輕的我們都有過偉大的夢想，而認清生活之後的我們發現，唯一可以把握住的只有當下和自己，彼時的夢想已經化為生活中一個個具體的希望。影片中的萬國鵬不是一心只想向前衝的人，相反，他比較慢熱，正如他說：「這裡是挺複雜的，但是我只想走好自己的路。」正如凱哥雖然發瘋，但終究得以和妻兒團圓；正如高怡帆終於鼓起勇氣在廣場上跳舞……他們是否成功了？這點導演顯然不在乎，一位路人甲說，成長即是成功。

年輕時的衝勁、無知、天真和倔強，碰壁後的失落和彷徨，苦痛之後覺察到的溫暖，久久的等待換來那麼一點點的希望，這些感情我們都曾體會和經歷過，它是電影，但也像紀錄片，這就是爾冬陞敢「全沒星」卻擁有的自信。



新戲上場

文：笑笑

《流離所愛》 愛是恒久忍耐

早前美國讓同性婚姻合法化，判決隨即掀起熱議，Facebook被彩虹照片洗版。同性戀者多年來被排斥、被標籤，出街拖下手會被人藐視，坦承出櫃會被流言蜚語攻擊，更重是不少人將性取向與工作能力掛鉤，分分鐘連份工都無。即將上映的《流離所愛》(Love is Strange)便是以此切入，以幽默的手法講述一對拍拖39年的同性情侶，終於等到同性婚姻合法，以為共諧連理便恩愛永久的兩人，卻在結婚後面對更殘酷的現實，不僅被辭退工作，更因失去經濟而被迫分開居住。同性婚姻合法化並不代表可以解決所有問題，同性戀人要面對的事情還有很多！

此片由曾奪得柏林影展泰迪熊獎的Ira Sachs執導，他上一部長片《為你流的淚》便奪得世界各地多個獎項。今次拍攝《流離所愛》，他以兩個男人的持久關係來探討愛這門學問。相愛39年的情侶，好不容易結婚了，卻立即面臨分居難題，他們要如何面對轉折，而此前的愛情關係又意味著甚麼？未來又如何攜手前行？除了這兩個年過半百的男人值得關注外，他們分開到親朋好友家中暫住，這些家庭因為外來者的「進駐」亦衍生出不少問題，亦揭示了中年夫妻的家庭危機。

Ira Sachs便說，前作《為你流的淚》以探討愛情的本質及其對個人的毀滅性傷害為主，這部電影亦不例外。「電影由兩



個男人開始，他們了解自己是誰，亦一同面對生命中的衝突。他們如何面對衝突和二人之間的愛情正正是這部電影的故事。我一直認為本片是發生在一間紐約公寓的史詩式故事，因為它涵蓋多個世代，以及我們在人生不同階段面對的處境。」老同志伴侶及中年夫妻試圖找出自我，年輕一輩因同志伴侶的介入，第一次發現愛。「對我來說，每一個觀點都指向愛因甚麼而變得獨特和奇怪。」

影訊

文：笑笑

兩岸三地修復珍藏

香港電影資料館將於七月至十一月推出「修復珍藏—兩岸三地的數碼修復工程」，特別呈獻一批內地、香港和台灣新近修復的作品，讓大家一睹華語地區電影修復工作。

選映的經典電影包括：《十字街頭》(1937)、《天上人間》(1941)、《一江春水向東流(上)——八年離亂》和《一江春水向東流(下)——天亮前後》(1947)、《舞台姐妹》(1965)和《彩雲飛》(1973)。

電影分別於七月五日、八月二日、九月六日、十月四日及十一月一日在資料館電影院放映，映後設座談會，由黃愛玲、舒琪、劉銜、鳳毛和蒲鋒主講。而UA Cine Times亦將於十月十日放映由上海國際電影節去年修復的4K版本《舞台姐妹》。

首部登場的《十字街頭》是導演沈西苓的作品，以都市青春

喜劇的風格處理大時代題材，聚焦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日戰爭及社會問題日趨激化的上海，並通過四個大學畢業生探討知識分子的彷徨無助。同樣以中日戰爭為背景電影《一江春水向東流》，分上下兩部，將抗日戰爭前後十多年的大歷史濃縮在小家庭的離合散聚中。至於由盧敦編導的寫實悲喜劇《天上人間》，則反映戰時香港的光怪陸離，並刻畫三、四十年代廣州和香港緊密的互動。而《舞台姐妹》便以越劇舞台上對姐妹的悲歡離合側寫時代變遷，同時窺探其他舞台女子苦澀辛酸的命運。改編自瓊瑤小說、由李行執導的《彩雲飛》，開啟流行小說搬上銀幕風潮，英俊柔情的孟雲樓先後與兩名樣貌相同但性格各異的女子相戀，勾起一代人的思緒。